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新興工業國家經濟發展的瓶頸

The East Asian Newly-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Bottleneck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doi:10.30390/ISC.199706\_36(6).0004

問題與研究, 36(6), 1997

Issues & Studies, 36(6), 1997

作者/Author：洪淑芬(Shu-Fen Hung)

頁數/Page：39-56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7/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706\\_36\(6\).0004](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706_36(6).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新興工業國家經濟發展的瓶頸

洪淑芬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二所助理研究員)

## 摘要

東亞新興工業國家於過去二十幾年來經濟迅速成長，其卓越的經濟發展與成就，創下全球前所未有的區域快速成長紀錄。隨著經濟發展的脚步，東亞各國逐漸陸續地面臨邁向已開發國家可能遭遇的一些難題，如金融改革、工資成本上漲以及國家基礎建設之不足等。而表現在經濟成長方面，一九九六年由於全球貿易量成長趨緩，或東亞若干國家為抑制通貨膨脹採取緊縮政策等，導致該年東亞各國的出口成長減緩，而造成經濟成長率亦隨之趨緩。儘管如此，並不意謂東亞經濟榮景將一去不返，只是隨著經濟漸趨成熟，經濟規模擴大，東亞國家兩位數的經濟成長率將難再見。

**關鍵詞：**東亞經濟發展、東亞新興工業國家、開發中國家、經濟成長率、出口成長減緩、經濟結構調整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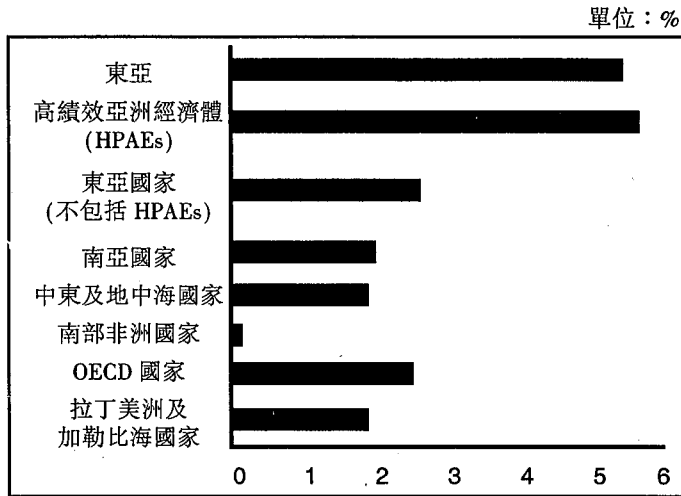
## 壹、前言

台灣、南韓、香港、新加坡（亞洲新興工業經濟體，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NIEs），以及東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的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四國與中國大陸於過去二十幾年來經濟迅速成長，其中許多國家年平均高達近八%的經濟成長率，<sup>①</sup>不僅遠超過已開發國家，亦大幅領先全世界其他開發中國家，其卓越的經濟發展與成就並創下全球前所未有的區域快速成長（圖一），並且於九〇年代之後，當美國、歐洲等許多工業國經濟成長趨緩，以及作為帶動東亞經濟起飛的日本經濟已於一九九二年開始陷於停滯之際，東亞新興工業國家仍可維持七%~八%的經濟成長，使得世界各國逐漸不敢輕忽東亞於未來所扮演的角色。

然而，包括台灣在內的亞洲新興工業經濟體於仿效日本的出口成長模式而促成經

註① *The Economist*, March 1, 1997, p. 23.

圖一 1965~90年全球各地區平均每人每年 GDP 成長率



- 註：1. HPAEs 包日本、新加坡、香港、中華民國、韓國、馬來西亞、泰國及印尼。  
 2. 東亞國家係指中、低所得的東亞（含東南亞）及太平洋西岸國家、含中國大陸及泰國。  
 3. 南亞國家包括孟加拉、不丹、印度、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及斯里蘭卡。  
 4. 南部非洲國家係指撒哈拉沙漠以南之國家，但不包括南非。  
 5.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國家係指美國以南的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國家。

資料來源：國際經濟情勢週報，第一一七五期，頁六。

濟大幅成長後，近一兩年已經紛紛呈現經濟成長率趨緩的現象，尤其一九九六年東亞各國出口明顯減少，其平均出口成長率約由一九九四、一九九五年的二〇%下降約僅為五%，其中南韓與中國大陸的出口成長率一落千丈，尤為顯著；同時，馬來西亞、南韓、以及泰國的經常帳赤字持續攀高，各約占其國內生產毛額（GDP）的五～八%左右；而經濟成長趨緩亦反映在股市的下挫上，南韓、泰國、中國大陸、和新加坡等無一倖免。②根據統計，台灣、香港的 GDP 成長率於一九八〇年代平均分別達八·一%與七·五%，但九〇年代則分別未能超過六·三%與五·〇%，韓國於八〇年代平均八%的成長率亦走進歷史（表一），新加坡也由九六年之前三年的九%至一〇%，降為九〇年代後期的七%至八%；③整體上東亞區域平均 GDP 成長率已由一九九五年的九%下降為一九九六年的七%。④

對於東亞經濟成長趨緩的反應，樂觀者認為過去東亞的經濟奇蹟是政府明智的決策和人民追求獲利的成果，如今經濟成長減緩乃是景氣循環所致，終將過去，屆時東亞經濟奇蹟又將再現；相反地，悲觀者對於東亞經濟成長趨緩的現象則不感到驚訝，因為他們認為東亞經濟的快速成長乃建立於龐大資本與勞力的投入，而非建立於效率

註② *Business Week*, Dec. 2, 1996, p. 61.

註③ 工商時報，民國八十五年十月十六日，版七。

註④ 同註①。



表一 東亞新興工業國家 GDP 成長率

	每人平均 GDP* 1995(美元)	年平均成長率(%)		
		1970~79	1980~89	1990~96
香港	213,900	9.2	7.5	5.0
新加坡	22,600	9.4	7.2	8.3
台灣	13,200	10.2	8.1	6.3
南韓	11,900	9.3	8.0	7.7
馬來西亞	10,400	8.0	5.7	8.8
泰國	8,000	7.3	7.2	8.6
印尼	3,800	7.8	5.7	7.2
中國大陸	3,100	7.5	9.3	10.1
菲律賓	2,800	6.1	1.8	2.8
工業化國家	19,400	3.4	2.6	2.0

\* 以購買力平價衡量。

資料來源：The Economist, March 1, 1997. p. 23.

的提升，這種成長將由於投入無法持續增加而減緩，甚至停滯，經濟成長減緩是結構性的問題，早晚是要浮現出來。悲觀者著名論點較早是由美國經濟學家葛魯曼（Paul Krugman）教授一九九四年底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季刊上提出一套產出因資源投入增加而增加的經濟成長理論，他認為東亞各國以廉價勞工吸引外資，但缺乏持續的生產力與研發創新能力，未來將面臨成長減緩，甚至停滯的局面，成為經濟發展的最大隱憂。<sup>⑤</sup>對於東亞經濟發展前景的不同評論，甚至爭論，其實是合情合理的，Krugman 以為過去的趨勢可以同樣適用於未來，無視各國適應未來的能力，或許有某種程度的錯誤，但是如今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的經濟成長趨緩現象的確是不爭的事實，難道亞洲經濟奇蹟（miracle economies）已到盡頭了嗎？Krugman 的預言應驗了嗎？東亞經濟成長的瓶頸為何？東亞各國如何面對新的挑戰，化危機為轉機，本文試將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的經濟發展背景與趨勢作一探討。

## 貳、東亞經濟發展及其快速成長的原因

亞洲區域是以大陸板塊與邊緣島嶼組成，其間包含許多種族、文化，和不同經濟差異程度，NIEs、ASEAN 四國、與中國大陸於二、三十年中，經濟迅速發展與成長，並非是偶發現象，亦非是某項因素即可解釋，這其中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

就政治、社會文化對東亞經濟發展的作用而言，政治穩定是發展經濟的前提，二次大戰後的東亞地區各國的政治基本上是穩定的，亦即某些國家或地區雖曾

註⑤ Paul Krugman, "The Myth of Asia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Vol. 73, No. 6 (Nov./Dec. 1994), pp. 62~78.

發生過動盪，但是政治與經濟的發展大致呈現良性循環的狀態，並且政府順應經濟發展內在需求，以經濟建設所需為先，於穩定政治情勢之際，正確掌握經濟基本狀況，制訂健全的發展政策，並且採取干預政策，促進人力與資本的快速累積、技術的改進、以及資源的有效運用，而達成經濟的快速成長。至於社會文化則對於東亞經濟模式形成過程產生相當大的影響，以東亞各國的儲蓄率一般高於歐美或其他發展中國家而言，社會文化的影響即為一重要因素，因為在封閉的經濟體系中，儲蓄為投資的重要來源，高儲蓄率有助於經濟的迅速成長，比較一九六五～一九九〇年開發中國家儲蓄及投資占GDP之比率可知，東亞於一九六五年的儲蓄率仍低於拉丁美洲國家，投資率約與其相當，但是到一九九〇年時，其儲蓄率和投資率已遠超過拉丁美洲國家。<sup>⑥</sup>

在經濟因素方面，東亞地區經濟迅速發展和各國充分利用外資、外貿，並依據本國情況，實施不同程度與形式的對外開放政策有相當緊密的關係，而其間美國與日本所扮演的角色更不容忽視。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經濟的崛起是以日本經濟的起飛為起點，日本透過直接投資、資本財輸出、與技術輸出帶動東亞地區較先進國家（NIEs）與較後進國家（ASEAN及中國大陸等）間一種梯次的產業傳遞狀態與過程，各國（地區）產業結構依次調整與向更高層次轉換，形成東亞地區一定時期的產業循環機制，帶動東亞經濟的成長，促成了日本學界所謂的雁陣型（wild-geese-flying pattern）經濟的形成與發展。<sup>⑦</sup>從六〇年代至八〇年代，雁陣型經濟的形成與發展，大致有以下三項特點：

一、全球市場的繁榮（尤其是美國市場的開放）為其外在環境條件，而優勢互補為其內在前提條件。總體而言，東亞地區的國際分工是以垂直分工為主導，<sup>⑧</sup>並且與當時全球市場，尤其美國市場的繁榮結合，而形成東亞的產業循環機制，亦即日本利用NIEs與ASEAN廉價的勞動力與豐富資源，作為其進入歐美市場的生產基地，造成NIEs與ASEAN於貿易上皆對日本有巨額逆差，對美國有巨額順差，而對日本之逆差則靠對美國之順差以為彌補。在此順便一提，直至一九九〇年之後，隨著日本產業外移以及NIEs與ASEAN工業化的進展，日本才開始將部分具有技術層次的產品移至國外生產並回銷日本，日本與NIEs、NIEs與ASEAN間的水平分工逐漸發展。<sup>⑨</sup>

二、以日本為起點的較先進國（NIEs），向較後進國（ASEAN）梯次轉移產業，產業結構隨著經濟成長而提升，<sup>⑩</sup>而且東亞國家經濟結構的調整（從農業轉移至工

註⑥ 國際經濟情勢週報，第一一七五期，民國八十六年三月十三日，頁八。

註⑦ 有關東亞雁陣型經濟發展，可參閱吳有必，「日本發展產業與出口的『雁行形態』道路及啓示」，國際貿易問題，一九九二年五月三十日，頁二～七。以及 Mitchell Bernard & John Ravenhill, "Beyond product cycles and flying geese," *World Politics*, Jan., 1995, pp. 171~209.

註⑧ 亞洲各國出口農工業原料產品至日本，日本將製成的消費工業產品出口至亞洲各國即屬垂直分工。

註⑨ 水平分工為同種商品進出口同時進行的分工形態。例如日本出口日本車到美國，同時自美國進口美國車。

註⑩ 有關東亞各國產業之提升，參閱平成六年版通商白書（總論）（台北：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譯印，民國八十四年四月），第2-2-1圖，頁九八。

業或服務業)速度比其他區域的開發中國家快,同時,結構轉移過程仍維持較高的農業生產力。①自一九六〇年代開始,日本逐漸將紡織、纖維、家用電器組裝等部分勞力密集型產業移向 NIEs;一九七〇年代開始,向 NIEs 轉移資本密集型產業,並亦向 ASEAN 轉移勞力密集型產業;一九八〇年代開始,日本向中國大陸等國家轉移勞力密集型產業,另外,由於 NIEs 有效地利用價格上的比較優勢而擴大出口加速成長以及產業結構之提升,之後,由於勞工成本上漲而使得紡織等勞力密集產業成本高於 ASEAN 四國與中國大陸, NIEs 亦加入向 ASEAN 與中國大陸轉移勞力密集型產業。以台灣為例,八〇年代後半期經濟條件急速變化,新台幣升值與地價、工資等製造成本上漲,使得過去一直帶動台灣經濟發展的出口產業結構不得不急速調整,其中最明顯的是傳統勞力密集產業逐漸移往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地,甚至向中國大陸與越南投資,國內產業亦因應經濟環境的變化而急速向資本與技術密集產業發展;而經過約略十年的調整,台灣的產業結構已與十年前截然不同。在一九七〇年代 NIEs 與八〇年代的 ASEAN 其生產重心從農業轉移到製造業,而製造業中,大多數國家的重工業(機械、運輸機械、化學)之比率增加,另外, NIEs 之製造業比率於一九八〇年代後半期逐漸降低並轉移至第三次產業。②

三、東亞各國經濟依次高度成長,且其過程亦漸縮短。日本的經濟成長率可大致分爲一九七三至七四年之石油危機前高度成長的一〇%,以及危機之後的四%——仍爲歐美等先進國家之冠,繼日本之高經濟成長後,一九六〇年代 NIEs 的經濟成長率約爲八%至一〇%,③而七〇年代間 ASEAN 的經濟成長率約爲六%至八%,從一九八五年開始 ASEAN 的經濟亦顯著成長,一九九〇年的經濟成長率均超越 NIEs,成爲全球中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區域;中國大陸於一九九〇年代亦呈現兩位數字的高經濟成長(表二)。顯然,日本以將近二十年完成的工業化, NIEs 以十年完成,而 ASEAN 則於十年之內經濟高度成長,使得東亞地區的經濟差距快速縮小。

### 叁、區域經濟逐漸形成

一九八〇年代世界經濟之發展有結構性的變化,其中,東亞國家經濟的崛起乃至奠定它們在世界經濟領域之重要地位深受矚目,一方面是日本於國際財經界之影響力日增,及其高科技產業發展之可觀成就;另一方面則是東亞其他的新興工業國家之成

註① 見註⑥, pp. 7~8.

註② 第三次產業之對象包括電氣·瓦斯·熱量供應·水道業·運輸·通信業·批發業·零售業·飲食店·金融·保險業·不動產業·服務業·公務等七業種。解說日本經濟白書(台北: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譯印,民國八十一年六月三十日),頁六九。

註③ Ross Garnaut & Peter Deter Drysdale, *Asia Pacific Regionalism: Readings in Integration Economic* (Australia: Harper Educational Publishers, 1994), p. 202.



表二 東亞國家實質 GDP 成長率概況

單位：%

	1978~87 平均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全世界	3.3	2.6	1.5	2.4	2.4	3.7	3.5	3.8*
工業國家	2.7	2.5	0.8	1.7	0.9	2.8	2.1	2.3*
美國	2.7	1.3	-1.0	2.7	2.3	3.5	2.0	2.5
日本	3.7	5.1	4.0	1.1	0.1	0.5	0.9	3.6
歐盟	2.1	3.0	1.6	1.0	-0.5	2.8	2.5	1.6*
新加坡	6.9	8.8	6.7	6.0	10.1	10.1	8.9	7.0
香港	8.3	3.7	5.1	6.3	6.4	5.4	5.0	4.4
韓國	7.7	9.5	9.1	5.1	5.8	8.6	9.0	7.1
中華民國	8.1	5.4	7.6	6.8	6.3	6.5	6.1	5.7
馬來西亞	5.6	9.7	8.6	7.8	8.3	9.2	9.5	8.2
泰國	6.4	11.6	8.1	8.1	8.3	8.8	8.7	6.7
印尼	5.2	9.0	8.9	7.2	7.3	7.5	8.1	7.8
菲律賓	1.8	3.0	-0.6	0.3	2.1	4.4	4.8	5.4
中國大陸	9.5	3.8	9.3	14.2	13.5	12.6	10.2	9.7

註：\* 代表估計值

資料來源：國際經濟情勢週報，第一一七五期，頁十一；國際經濟情勢週報，第一一八一期，頁四三。

功發展，與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發展失敗與債務危機之加深恰成明顯對比。<sup>④</sup>一九八九年前，支撐東亞國家高度經濟成長的主因是對美國輸出的增加，但此事實隨著一九八五年廣場協定後，匯率調整以及東亞地區對美國貿易出超不斷擴大所招致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急速增強，迫使東亞國家採取縮減對美貿易順差策略，以美國市場為導向之產業型態隨之逐漸改變，相對降低向美國輸出的依存度；<sup>⑤</sup>另外，東亞新興工業國家依賴自日本進口高技術生產資料，以美國、日本跨國企業為生產主體，受區域外如美國、日本等大國所左右的脆弱經濟體質，於一九九〇年之後有了改變。經濟逐漸成長的NIEs、ASEAN四國和中國大陸，於八五年日圓升值後的十年中，經濟蓬勃發展，尤其進入九〇年代之後更有戲劇性的變化，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四年，東亞的進口增加金額為二七七九·四億美元，其中NIEs就占四一·三一%，其次中國大陸、ASEAN、日本則分別占有二五·〇八%、二〇·九五%、一二·六六%，亦即，除日本之外的東亞地區（NIEs、中國大陸、ASEAN）的進口增加金額，合計高達二千四百二十七點五四億美元，占東亞進口增加金額的八七·三四%，<sup>⑥</sup>顯示，除日本之外的東

註④ 參閱，朱建松，「後冷戰時期美國與日德兩國關係及新國際體系之建立」，美歐月刊，第十卷第十一期，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頁四四、四五。

註⑤ 截至一九八八年，亞洲各國一直以美國為主要的輸出國，參閱世界各國與日本之貿易（台北：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民國八十年一月十日），頁三四～四〇。

註⑥ 渡邊利夫，「在東亞所形成中的新發展機制」，江振昌主編，兩岸三地的政經情勢（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八十五年六月），頁一九。

亞地區，其區域內的需求正急速增加；同時 NIEs、ASEAN、中國大陸於世界總進口增加額中所占比率，分別為二三·二%、八·七%、七·七%，合計約達四〇%，亦即於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四年的五年間，全世界進口增加額的四〇%是由除日本之外的 NIEs、ASEAN、中國大陸所占，顯示該地區是世界最活躍的需求據點，其核心就是 NIEs，<sup>①</sup>因此東亞地區經濟之所以能夠迅速成長，和區域內存在發展經濟的強烈內在需求有密切關係，外資與外貿的擴展則使得這種東亞區域內的需求更為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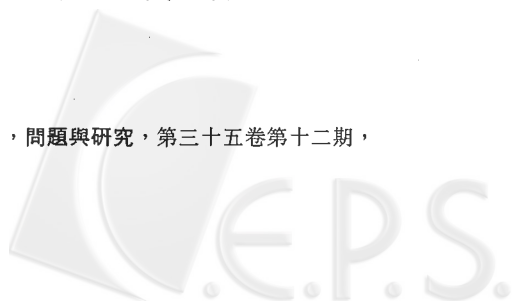
另外，NIEs 於東亞經濟成長過程中亦發揮重要的牽引作用。NIEs 作為 ASEAN 四國和中國大陸主要出口對象與投資國的重要性超越日本，一九九四年 ASEAN 對東亞地區的出口總額高達七五七·四一四億美元，其中對 NIEs 的出口金額最多，為三五七·〇八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四七·一四%，遠超過對日本出口的二八二·六五億美元（三七·三二%）；同年中國大陸對東亞的出口總額高達六六八·四一億美元，其中對 NIEs 的出口金額最多，為四一五·四六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六二·一六%，將近為對日本出口金額二一四·九億美元的兩倍，<sup>②</sup>NIEs 取代了日本成為 ASEAN 四國和中國大陸主要的進口國與投資國。因此進入九〇年代之後，當美國國內景氣低迷，無力如同以往般從東亞進口以及日本因泡沫經濟破滅而放慢自東亞地區的進口需求時，東亞需求並未減少，此乃由於區域內的出口比例顯著增加，彌補了美國與日本作為東亞重要出口對象所占比例的下降。至於 NIEs 對 ASEAN 四國與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金額方面，日圓的升值原本對日本企業的海外生產是更為有利的，然而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於一九九〇年達到高峰後，因日本經濟處於嚴重的不振而趨緩，NIEs 因勞工缺乏、工資上漲使其已往的有利競爭條件逐漸喪失，而在 ASEAN 四國等新興國家不斷侵蝕其出口市場的情況下，NIEs 亦競向朝海外投資，一九八五年之後轉往 ASEAN 四國與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增多，連帶使得美國原本從 NIEs 進口的鞋子、成衣、嬰兒車、玩具、運動用品、與皮包等勞力密集產品，也改由 ASEAN 四國與中國大陸進口。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〇年 NIEs、日本、和美國對 ASEAN 各國的海外直接投資金額分別為八九·五三億美元、一〇八·二六億美元、和三一·五億美元，<sup>③</sup>日本且幾乎年年居冠，但是自一九九〇年以來對 ASEAN 的最大直接投資者不是日本，亦非美國，而是 NIEs，一九九四年 NIEs 且以一五〇·〇六億美元大幅領先日本與美國；<sup>④</sup>一九九三年 NIEs 隨著高度經濟成長，於所得提高與投資金額增加後，偏重對 ASEAN、中國大陸、以及越南等國的電子、電器業與食品業等的直接投資。自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五年，NIEs、日本、和美國對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總金額分別為八二八·三億美元、七二·二億美元、八一·四億美元（表三），其中 NIEs 自九三年開始投資金額劇增為二一八·六億美元，比九二年九〇億美元的投資金額超出甚多，

註① 見註⑤，頁十八～二〇。

註② 見註⑤。

註③ 洪淑芬，「由日圓升值探討其成為東亞國際貨幣之可能性」，問題與研究，第三十五卷第十二期，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表二。

註④ 見註⑤。





表三 各國對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

單位：十億美元（%）

	1992	1993	1994	1995	1979~1995
亞洲 NIES	9.00 (81.78)	21.86 (79.46)	25.47 (75.42)	26.50 (70.63)	98.16 (73.74)
香港	7.71 (70.03)	17.86 (64.91)	20.18 (59.75)	20.50 (54.64)	80.55 (60.39)
台灣	1.05 (9.54)	3.14 (11.41)	3.39 (10.04)	3.11 (8.28)	11.43 (8.57)
新加坡	0.12 (1.11)	0.49 (1.78)	1.18 (3.49)	1.85 (4.93)	3.92 (2.94)
南韓	0.12 (1.09)	0.37 (1.36)	0.72 (2.14)	1.04 (2.78)	2.26 (1.69)
已開發國家					
日本	0.71 (6.45)	1.32 (4.81)	2.08 (6.15)	3.11 (8.28)	10.51 (7.88)
美國	0.51 (4.64)	2.06 (7.50)	2.49 (7.38)	3.08 (8.22)	10.85 (8.14)
歐盟					
英國	0.04 (0.35)	0.22 (0.80)	0.69 (2.04)	0.91 (2.42)	2.21 (1.65)
德國	0.09 (0.81)	0.06 (0.20)	0.26 (0.77)	0.39 (1.04)	1.19 (0.89)
法國	0.05 (0.41)	0.14 (0.51)	0.19 (0.57)	0.29 (0.77)	1.08 (0.81)
義大利	0.02 (0.19)	0.10 (0.36)	0.21 (0.61)	-	-
其他	-	-	-	-	-
合計	11.09	27.51	33.77	37.52	133.11

資料來源：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國際貿易（北京），各年度版。

\* 作者謝謝本中心第四所副研究員左原先生提供資料。

但其所占比例為全球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總金額的七九·四六%，比九二年的投資金額占全球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總金額的八一·七八%少，顯示對中國大陸的最大直接投資者，係以香港與台灣為中心的 NIEs，而其顯著的投資始自一九九三年。

東亞區域內的貿易與投資激增，反映出東亞各國於經濟快速成長下，已不再只是以出口為主的生產基地，同時亦為家電產品等的強大消費市場，東亞經濟發展成以區域經濟交流為主軸，自主性日益高升，彼此間的貿易已經成為此一地區出口比重最大的部分，除已降低對歐、美市場的依賴之外，亦降低對日本貿易的程度，而中國大陸更取而代之，成為東亞國家出口的主要對象。

## 肆、出口成長減緩的警訊

經過多年的快速擴張，東亞多數國家的經濟漸露疲態，陸續呈現不同程度的成長趨緩，其出現的主要警訊為：東亞各國最近兩年的出口顯著衰退。一九九四年包括中國大陸、新加坡的出口成長分別達到三三·一%與三〇·八%的高峰，韓國與菲律賓則於一九九五年分別達到三〇·三%與三一·六%的高峰，同年台灣、新加坡、香港的出口成長率亦分別高達二〇·二%、二二·一%、一四·八%，但是到一九九六年東亞各國的出口成長率則普遍顯著減少，除了菲律賓與印尼尚有一五·五%與一〇·五%兩位數字的出口成長率外，其餘則由一九九五年二位數字的成長下降為個位數字的成長，

NIEs 各國出現近年來最低成長的一年，ASEAN 各國的出口成長速度亦較九五年減緩（表四）；其中南韓與馬來西亞出口成長（增加）率減少得最多，馬來西亞出口成長（增加）率只有〇·四%，中國大陸的出口成長則因人民幣升值、緊縮政策、以及一九九五年下半年開始兩次大幅降低出口退稅稅率的影響，使得許多原屬一九九六年香港與中國大陸間的貿易，大陸出口業者急於提前至一九九五年出口，導致中國大陸出口成長率從一九九五年上半年高達四四%的強勁成長，衰退為一九九六年上半年八%的負成長，<sup>①</sup>同時也使得仰賴原料或半成品經香港輸入大陸，加工之後再經香港輸出的香港進出口轉口貿易，於一九九六年僅增長了六·六%，香港全年總體出口值（包括當地產品出口和轉口兩部分）僅較前一年增長四%，年增幅度為近二十一年來的最低數字。<sup>②</sup>

表四 東亞國家出口變動概況（1992~1996年）

	單位：%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新加坡	7.5	16.6	30.8	22.1	5.2
香港	21.2	13.2	11.9	14.8	4.0
韓國	6.6	7.3	16.7	30.3	3.7
中華民國	6.9	4.0	9.6	20.2	3.9
馬來西亞	18.5	15.7	24.7	26.0	0.4
泰國	14.2	13.3	22.7	25.1	4.5
印尼	16.6	8.4	8.8	13.4	10.5
菲律賓	11.2	13.7	19.9	31.6	15.5
中國大陸	18.1	7.1	33.1	22.9	1.6

資料來源：國際經濟情勢週報，第一一七五期，頁十二；國際經濟情勢週報，第一一八一期，頁四三〇。

進出口貿易是東亞開發中國家重要的經濟命脈，出口受挫，經濟成長率也會隨之減緩，由表二即可得知，除菲律賓的經濟成長趨勢向上外，NIEs、ASEAN 與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率於一九九六年明顯下降。然而，是否即意謂著東亞各國的經濟榮景一去不復返呢？以下歸納出幾點影響這些國家經濟成長減緩或出口低迷不振的景氣循環因素：

一、受到西方國家對消費財需求減少的影響，一九九六年全球貿易量成長遲緩，並較一九九五年減半，從八·五%降為四%，<sup>③</sup>尤其西歐與北美兩大市場更是導致全球貿易成長低於一九九五年的主因。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統計，七大工業國一九九六年進出口貿易成長率由一九九五年的七·二%與六·八%紛紛下降，<sup>④</sup>其貿易順差金額由三百六十三億美元縮減為一九九六年的二百三十九億美元。<sup>⑤</sup>

註①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五年八月十二日，版二九。

註② 工商時報，民國八十六年二月一日，版六。

註③ 國際經濟情勢週報，第一一八一期，民國八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頁一九。

註④ 國際經濟情勢週報，第一一七六期，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日，頁九。

註⑤ <http://www.iimf.org/external/pubs/ft/mem/9704.htm>, April 7, 1997, p. 2.

二、美洲、歐洲的經濟整合，美國、歐洲減少對區域外國家產品的採購。根據統計，一九九六年一至十月，美國對加拿大出口較上年同期增加四·六%，進口增加七·八%，美國對墨西哥進出口亦分別增加一八·三%與二一%，<sup>⑥</sup>顯示北美自由貿易區促進區域貿易的效應逐漸顯現，區內的墨西哥可能取代亞洲新興市場，加拿大可能逐漸威脅日本的地位。

三、國際半導體價格下跌與電子業供給過剩導致市場需求疲軟，更直接衝擊到電子出口比重愈來愈重的 NIEs 與 ASEAN，其中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均以電子業為出口產業中之最大宗，於半導體景氣疲軟下所受經濟衝擊於東協各國堪稱最鉅，<sup>⑦</sup>而台灣、南韓、和香港的電子業產品占其總出口的比重亦分別約有三八%、二五%、和二一%，<sup>⑧</sup>由於全球產業迅速向資訊電子業集中，全球經濟顯現出高度同質性，一旦需求未能相對增加使得市場不景氣或惡化，即會影響各國經濟的表現，因此電子產品市場景氣不佳為東亞各國出口成長減緩的重要原因。

四、美元相對日圓的升值。東亞國家貨幣多是釘緊美元，而日圓匯率目前已由九五年四月的高峰一美元兌七九點七五日圓貶值至一美元兌一百二十二日圓左右的水準，日圓貶值，日本企業出口競爭力增強，卻也使得東亞國家出口產業面臨日本同業更大的競爭壓力，而台灣和南韓所受的直接衝擊最大，特別是南韓於造船汽車與電子產品都和日本企業直接競爭，其感受到的壓力尤其深重。

五、中國大陸、馬來西亞和泰國為冷卻過熱的經濟和貨幣對日圓升值造成進口成本上揚，所採取的措施排擠掉占東亞國家總貿易比重相當重的東亞地區的需求與區域內的貿易。

東亞經濟成長的趨緩，最先影響的就是外人直接投資，自一九八〇年代至九〇年代前期，先進國家對東亞的直接投資激增，帶動東亞的出口與就業，並提供大量外匯，對東亞經濟成長貢獻良多；然而，隨著 NIEs 土地、工資上揚，以及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尼近年於加工裝配業與勞力密集產業工資急劇上揚，使得先進國家投資成本增加而利潤減少，於成本和市場考量下，已紛紛轉往中國大陸、越南等工資水準較低的新興市場投資。另一方面，經過幾年的歷練，東亞各國已不再如同以往般對任何產業的外資一律來者不拒，為了將外人投資的力量用於提升本國技術水準，加速產業升級，已開始對外資設下門檻，高科技產業為上選，享有各項優惠，單純的加工型產業等之待遇則等而下之。

## 伍、經濟成長的隱憂

東亞各國於近二十餘年來陸續創造經濟奇蹟之後，都面臨經濟結構調整及經濟成長突破的瓶頸。曾經美國學者 Paul Krugman 一九九四年在外交事務發表一篇質疑亞

註⑥ 見註②，p. 10.

註⑦ 新加坡同為 NIEs、ASEAN 之一員。

註⑧ 經濟日報，民國八十六年一月十九日，版四。



洲成長的潛力以及世界經濟重心已轉移至亞洲的文章，受到東亞國家強烈抨擊或國內許多學者的質疑。<sup>②</sup>然而，無論如何，即使 Krugman 的理論過於誇大，而且東亞經濟成長減緩的主因確為景氣循環所致，這種經濟成長減緩現象仍然暴露出東亞國家結構上的一些問題，若東亞國家欲維持經濟快速成長就必須加以解決。這些問題因國而異，但大致上有：

一、金融改革迫在眉睫。經歷多年的快速成長之後，東亞國家經濟已面臨由開發中國家邁向已開發國家的轉型期，經濟結構迫切需要調整，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進行金融改革，以免重蹈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出現金融危機的覆轍；東亞有許多國家的金融體系過去在政府大力保護與經濟快速成長的庇蔭下，尚能維持運作，但是隨其經濟成長的放緩，壞帳增多，其先天不良、後天失調的金融體質亦逐漸顯現出來，例如韓國近年來由於企業集團的倒閉，連帶引發國際間對韓國金融體系的憂慮，使得韓國銀行於國際拆放款市場都面臨拆款利率加碼的壓力。另外，以泰國與菲律賓為例，過去幾年由於經濟成長快速，房地產市場熱絡，銀行放款急速增加，然而於經濟成長趨緩之際，房地產市產嚴重萎縮，破產企業大幅增加，使得銀行壞帳如滾雪球般地越滾越大。<sup>③</sup>ASEAN 國家的匯率與利率政策於經濟面臨轉型之際，亦暴露出僵硬和不合時宜的缺點。東南亞國家一方面為防止景氣過熱引發通貨膨脹持續升高，普遍都是採取高利率政策，但另一方面為維持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而實施固定匯率政策，然而高利率政策卻使得國際間熱錢流入，引發通貨膨脹與貨幣升值的壓力，但是僵硬的匯率政策卻無法有效防堵巨額熱錢進出的炒作，造成金融市場震盪加劇，對經濟造成很大衝擊，卻又束手無策。

二、勞工工資上漲超過勞工生產力成長。由圖二顯示，一九八五至一九九五年的十年中，以韓國工資上漲了四倍以上，而生產力卻只成長一倍，差距最大，其次是菲律賓，十年來工資上漲約二·五倍，生產力幾乎零成長，馬來西亞工資上漲率為生產力的二倍。一九八五至一九九五年的十年中，NIEs 的製造業工資水準大幅成長，速度之快超過工業國家，其中又以南韓勞工工資成長最為劇烈，過去十年成長了五·〇二倍，而台灣一九八五年每小時平均工資為一·五美元，是美國的十分之一，到九五年已高漲至五·八二美元，成長了三·八倍，是美國的三分之一。<sup>④</sup>根據統計，東亞各國之中，以韓國的工資水準最高，其次分別是新加坡、台灣、香港、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印尼、與每小時只有〇·二五美元的中國大陸，<sup>⑤</sup>雖然 NIEs 的工資水準仍低於歐美，但由於每年工資漲幅可觀，而勞資衝突事件層出不窮，已形成經濟永續發展的一大阻力，此亦為造成 NIEs 企業增加移往海外的主要因素。顯然，過去一向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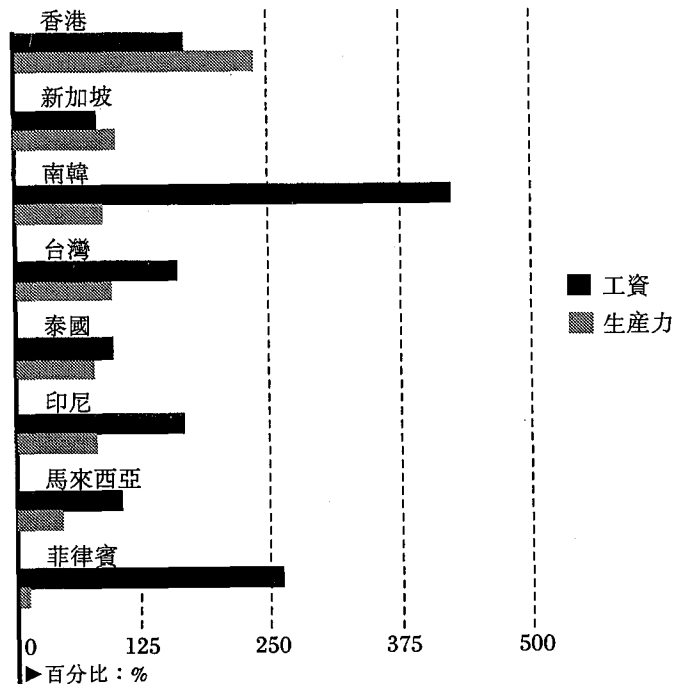
註② 對於 Krugman 的評論，可參閱 "The Asian Miracle, Is it over?" *The Economist*, March 1, 1997, pp. 23~24。「亞太國家還會不會高成長」，工商時報，民國八十六年四月十九日，版三。

註③ 經濟日報，民國八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版十一；民國八十六年四月三日，版十。

註④ *The Economist*, Nov. 2, 1996, p. 95.

註⑤ 同註④。

圖二 1985~1995年東亞各國工資與生產力變動概況



資料來源：Business Week, Dec. 2, 1996, p. 61.

低廉工資著稱的 NIEs，近年因工資高漲，其增長幅度甚至冠於全球，已逐漸喪失廉價工資競爭的利基，面臨如中國大陸、菲律賓、泰國、印尼等東亞其他新興國家，較低工資水準的威脅，尤其十年來工資水準變化不大的龐大中國大陸勞工，相形之下更具競爭力，即儘管 ASEAN 不乏勞工，但是亦隨著工資成本上揚與勞資糾紛案例的增加，許多跨國企業都將目標移向勞工成本更低廉的地區如中國大陸、印度，不僅 NIEs 原本低成本的製造優勢已被削弱，ASEAN 勞力密集產業的競爭力也已較中國大陸等新興勢力低落；據統計，一九九五年全世界對開發中國家投資總額約一千億美元，其中約有六百五十億美元投入東南亞地區，但投入 NIEs 的總金額只有一百零四億美元，不但遠低於單投入中國大陸總金額的三百七十五億美元，也比流入菲律賓、泰國、印尼、馬來西亞、越南的一百四十三億美元投資金額少，顯示，NIEs 於吸引外國投資的國際競賽中，逐漸遜色；此外，累計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五年外人直接投資金額，比較顯示，中國大陸於這五年的外人直接投資金額高達一千一百四十三億美元，為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的第一位，遠超過排名第二的馬來西亞，金額為二百四十三億美元，其次分別是新加坡的二百三十一億美元，印尼的一百一十八億美元，以及泰國的一百零七億美元。<sup>③</sup>

註③ 經濟日報，民國八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三、開發中國家基於國家基礎建設以及經濟建設需求，須自工業國家進口大量的資本財，容易造成經常帳赤字的出現，因此出現經常帳逆差並不一定是壞事，但是赤字如果增加到某個水準，即難加以控制，東亞各國中，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韓國的經常帳赤字就是個令人頭痛的問題。一般而言，若經常帳赤字主要是反映投資的增加，其會比由於消費支出造成的經常帳赤字增加容易控制，所以當馬來西亞與印尼積極於國際舞台重塑形象，分別將其投資計畫中的預算大量花費於興建全球最高的辦公大樓、最長的 Giga 購物街，或是印尼引發各國抗議的國民車時，<sup>④</sup>是否會提高經濟成長？則待商榷；此外，外債對於經常帳的影響亦不容忽略，外債愈低，經濟成長率愈易提高，也愈易彌補赤字。一九九六年東亞新興工業國家除中國大陸和台灣之外，其他七國都呈現經常帳收支逆差，<sup>⑤</sup>其中泰國由於外債估計約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八%左右，所以其經常帳赤字相當的高。<sup>⑥</sup>

四、少數產業過度飽和。東亞各國努力追求高度經濟成長，由於產業結構類似，比重過大，產品類別過於集中，往往經不起國際市場的變動與衝擊，因此面臨某些工業，例如汽車、半導體、消費性電子、和石化等產品的製造已經過度飽和的更大難題，以半導體工業而言，台灣、新加坡、南韓、馬來西亞等都積極擴展，而儘管去年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ynamic random-access memory chips, DRAMS）的價格已經下跌了八二%，但是當時台灣仍有十二座（silicon-wafer）晶圓廠持續興建中；<sup>⑦</sup>至於石化原料方面，去年某些石化（petrochemical）原料因生產過剩而價格下跌三六%，造成南韓某些石化大廠面臨減產。<sup>⑧</sup>

五、基礎設施出現瓶頸。一國的產業要升級，不可缺少現代化且高級的基礎建設，這其中包括先進的交通運輸系統、通訊系統與電信設施、郵政與快遞、付款、轉帳、健康保健、房屋供給、文化機構等，<sup>⑨</sup>他們均為引進現代科技與國際市場競爭中不可缺少的條件。<sup>⑩</sup>而隨著東亞地區經濟快速的成長，若干東亞國家的基礎設施與科技水準相當低，使得經濟發展有所隱憂，其對基本建設的需求也因此相對地暢旺，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或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的估計，未來幾年內東亞地區需要兆餘美元的資金來建設或修復其基礎設施，特別是在高速公路、污染防治、海港設施、與發電廠等運輸、電力、水力、公共衛生設備的開發<sup>⑪</sup>。

六、學校教育缺乏創新性，管理技術人才不足。東亞新興工業國家持續十幾年

註④ 自立早報，民國八十五年七月九日，版十。

註⑤ 同註②，p. 43.

註⑥ *The Economist*, January 11, 1996, p. 100.

註⑦ 同註②，p. 62.

註⑧ 同註②，p. 61.

註⑨ Michael E. Porter 著，李明軒、邱如美合譯，*國家競爭優勢*（*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台北：天下文化出版，民國八十五年八月三十日），頁一一一。

註⑩ 同註⑨，頁九二一。

註⑪ 國際經濟情勢週報，第一一四二期，民國八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頁六。

來的高成長，亦累積了大量的問題，其中特別是技術管理人力資源的缺乏和基礎建設的貧乏；目前東亞許多國家準備以高科技產業取代勞力密集產業，但是學校教育無法適時培養出足夠的科技與經理人才以推動產業升級，而迅速發展的東亞企業集團管理技術人才不足，成為企業國際化的障礙。以台灣的宏碁電腦（Acer Inc.）為例，該集團雖於台灣本土不會有經理人才難覓的問題，但是於全球有三十五個的工廠，目前正面臨高級經理人才難覓的困境，<sup>②</sup>新加坡、曼谷、雅加達、和吉隆坡，其企業集團亦有同樣的問題——缺乏現代化管理技術，嚴重欠缺專業技術勞工、工程師與經理人才。以執東協科技牛耳的新加坡而言，近年新加坡陸續於中國大陸、越南、緬甸、印度等地投資，金額高達一百六十億美元，然而經理人才的短缺增加了這些投資的風險性。<sup>③</sup>因此，人力資源素質的偏低，不僅限制了勞動生產率與產品質量的進一步提升，妨礙出口，而且也為外國產品與技術勞務人員的大量湧入，提供絕佳的機會。

然而，東亞經濟奇蹟最大的挑戰，或許不在經濟上，而是在政治上。檢視東亞近年來的崛起，可明白東亞各國於經濟起飛的表象下所存在的內在矛盾，而其中的癥結就在體制問題上。東亞的許多國家其民主是以威權與統治包裝，若以東亞國家的政治制度與歐美政治制度的健全相比較，即可顯現東亞國家人治色彩的濃厚，因此每逢領導階層換人，即時常傳出政局的動盪，然而，若領導人長期在位，又容易造成政局僵化。例如泰國曾經於六年內換了六屆政府，軍方領袖昭華立於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當選總理後，<sup>④</sup>泰國股市立即大跌，原因為昭華立思想左傾，曾企圖將內閣制改為共產主義的主席團，人民對其信心薄弱；而印尼總統蘇哈托自一九六八年執政以來，<sup>⑤</sup>對印尼的繁榮與安定功不可沒，但是去年七月間東帝汶動亂，爆發激烈流血衝突，造成投資環境急遽惡化，且其健康問題與他是否於一九九八年尋求七度連任，均會牽動印尼的政經發展，因此東亞國家的社會衝突與政治風險，已損及其競爭力與外資吸引力。此外，政局不穩又容易衍生出法令制度不健全、官員貪污腐化、人謀不臧等問題，根據德國哥丁根大學和國際透明組織依照企業主管主觀意見認定所作的「清廉程度排行榜」調查顯示，國家愈窮（國民生產毛額越低），貪污愈盛行，<sup>⑥</sup>另外，香港政治暨經濟風險顧問公司（PERC）調查亞洲政府官僚亦顯示類似的排名；<sup>⑦</sup>例如，印尼與中國大陸被視為貪污與官僚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同時數據亦顯示其為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印尼清廉度於世界排名為第四十五，其國民生產毛額每人僅八百八十美元。而由新加坡被視為最清廉也最不官僚的國家，顯示一個強勢且好干預的政府未必是官僚政府。因此，儘管外資湧入東亞的情況依然熱絡，但是於上海、曼谷、廣州等都市有

註② 同註②，p. 64.

註③ 同註②，pp. 64~65.

註④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 20, 1996, p. 6.

註⑤ 有關蘇哈托統治下的印尼，參閱陳成良，「隻手御國鯨吞半壁，印尼篇」(上)(下)，自由時報，民國八十六年二月五、六日，版八。

註⑥ 亞洲各國清廉度排行榜，聯合報，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版二。

註⑦ 工商時報，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三日，版一、二。

許多閒置的辦公大樓、空蕩蕩的工業區、與高級住宅，由於外資企業覺得，於北京、香港、漢城、新加坡、台北作生意需要回扣，這些費用甚至比紐約來得高昂。<sup>④</sup>顯然，貪污與官僚會擾亂自由市場發出的價格訊號，致使資源分配錯誤，由於官僚和貪污使得在東亞做生意的成本提高不少，東亞的勞工成本雖較低廉，但是並不能因此保障東亞的經濟前途。

## 陸、結 論

近三十年來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基本上是以日本為首，NIEs 和 ASEAN 陸續尾隨其後的所謂雁陣型經濟，並且多係採用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策略，亦即藉由對外經濟的開放，引進國外資本以推動工業化的發展，再將工業產品出口以支應經濟發展的政策；而出口所憑藉的是（日本）技術以及（NIEs 和 ASEAN 乃至中國大陸）廉價勞工優勢，並且甚至採取穩定匯率政策，以維持出口價格不致上揚；由於東亞各國經濟對出口的依賴甚深，因此東亞經濟成長的奇蹟可說是建立於出口的基礎上。而作為世界經濟發展最活躍的東亞各國，近年來平均經濟成長率有逐年衰退的傾向，尤其是一九九六年部分由於全球貿易量的減少、電子半導體等產業國際價格大幅下跌，使得其出口銳減，並造成經濟成長明顯減緩；但各國所受影響不同，其中仍有好壞之別，如實質 GDP 仍以中國大陸的九·七%為最高，其次為馬來西亞的八·二%，印尼的七·八%，與韓國的七·一%等，而其中新加坡、韓國實質 GDP 的減緩幅度最大，而且韓國的經濟成長、經常帳收支、與物價均呈現惡化現象，經常帳收支逆差且以二·三七億美元高居九國之冠，至於其他國家或地區雖然經濟成長亦減緩，但若不是經常帳收支逆差獲得改善，就是通貨膨脹壓力已有紓緩趨勢。<sup>⑤</sup>

與一九九四和一九九五年東亞地區出口普遍成長二〇%左右的水準比較，一九九六年東亞國家出口與經濟成長顯然趨緩，不景氣的陰影彷彿逐漸籠罩這整個區域。總括而言，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的經營優勢主要取決於對內對外兩大良性循環條件，對內，不追求福利社會，較小的政府開支，保守而紀律嚴格的財政政策，較高的儲蓄率與投資率的良性循環以及有彈性的勞工市場，並儘量抑制通貨膨脹與經濟的過度波動，為經濟高度成長創造有利的總體經濟環境；對外，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投資得法，追求出口導向，利用外資並引進技術，以提升技術水準與競爭力並拓展對外貿易以確保對內對外經濟的良性循環；因此相對於先進國家而言，高經濟成長率的目標較易達成，且形成過去二、三十年來的經濟高成長。而對於目前東亞各國陸續出現成長遲緩的現象，可概括以下幾項原因：一、東亞市場的興衰與歐美已開發國家的需求有深厚的依存關係，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六年初已開發國家需求減弱，是造成東亞國家經濟成長

註④ 同註②，p. 60.

註⑤ 亞洲主要開發中國家經濟指標之比較，國際經濟情勢週報，第一一六九期，民國八十六年一月三十日，頁五一。

減緩的重要因素；二、美元兌日圓自一九九五年四月的低點急速升值近五〇%，由於東亞各國貨幣與美元保持某種程度的連動，因此不如日圓那麼有競爭力，導致東亞出口商在與日本製造業的競爭上備感艱辛；三、全球性的半導體業不景氣；四、中國大陸、馬來西亞、與泰國為防止經濟發展過熱引發通貨膨脹，有緊縮金融政策之趨向。同時印證，整個東亞地區的競爭力並未明顯流失，因為；一、如果東亞的出口減緩是因競爭力喪失造成的話，那麼進口會急速增加，但是東亞各國的進口亦如出口般呈減少趨勢；二、雖然東亞國家經濟成長速度減緩下來，但是其他開發中國家(如拉丁美洲)的出口成長率也是趨緩的。<sup>⑤</sup>另外，著名經濟預測機構，如華頓計量經濟預測協會(WEFA)、亞洲開發銀行、和世界銀行等均認為其乃短暫性的景氣循環所致，而非長期趨勢。

從先進國家經濟發展的經驗加以比較可知，先進國家經濟發展初期經濟成長率都很高，但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後，所得隨之提高，經濟成長率便逐漸下降，因此目前一般先進國家的經濟成長率若能達到每年二%~三%已屬不錯。另一方面，就產業結構於經濟發展中的變化歷程而言，一般都是從以農業為主的經濟開始，之後，工業部門的重要性不斷地提高，農業部門所占比例則下降，即一般所謂的工業化；當工業化至一定階段後，其占國民生產的比例會下降，同時服務業產值所占比例會隨之提高，因此，當一開發中國家採取出口擴張的工業化策略，發展具有比較利益的製造業，且能具備國際競爭力，則該國即能透過出口的快速擴張，使得工業的快速成長帶動整體經濟的成長與繁榮。至於先進國如美國、日本、歐盟之產業結構，目前大部分以服務業為經濟活動的主力，占國民生產的比例高達七〇%以上。<sup>⑥</sup>因其工資水準已高，資金供給豐富且利率低廉，以致傳統的勞力密集產業無法生存而轉移至勞力供給充分，工資又低廉的國家生產，由於其較具競爭優勢之產業多屬資本與技術密集類型，所以除生產國內需求之消費品外，其大都製造並出口資本和技術密集產品；同時，這些國家的服務業，如金融、保險、運輸、管理、通訊等的國家競爭力很強。而事實上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的發展模式亦是循此軌跡逐漸發展。

雖然東亞國家經濟成長速度因受到出口增幅下降的影響而減緩下來，但是並不能因此論斷其榮景將一去不返，畢竟東亞仍然是全世界成長最高的地區。<sup>⑦</sup>展望未來，若東亞各國能夠針對過去經濟快速成長期潛藏的若干結構性弱點予以矯正，刺激各國發展生產力更高、附加價值較大的產業，甚至以日本延遲推動結構性改革所呈現的經濟不景氣為借鏡，及時進行結構性之調整，那麼東亞十年內仍可繼續是全球成長最快的地區；因為：東亞不同發展階段的NIEs、ASEAN、和由於實行開放政策已形成一大經濟區的中國大陸，投資與貿易相互交織，區域內國家提供的投資金額大幅增加，

註⑤ *The Economist*, March 1, 1997, p. 24.

註⑥ 先進國家農業部門占整體經濟比例約為二%~三%，工業部門則約占三〇%以下，甚至只有二〇%~二五%。

註⑦ 國際經濟情勢週報，第一一七六期，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日，頁六。

於資金、市場、與技術等方面逐漸建立密切的關係；而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迅速崛起，由於市場經濟須與國際相通，因此開放中國大陸國內市場與放寬外資企業限制，已成必然趨勢，而當其國內逐漸擺脫貧窮，形成一定購買力時，提高生活水準的期待亦為勢之所趨，因此中國大陸的龐大市場需求已為國際各國所重視。<sup>⑤</sup>而在如此結構與形勢下，中國大陸必將走出一條與日本為首的雁陣型經濟不同的發展路線——由外銷帶動內銷，而當龐大的內銷市場起動後，經濟成長即不再完全依賴出口。隨著經濟漸趨成熟，經濟規模擴大，東亞新興工業國家成長動力將不如從前，兩位數的經濟成長率將難再見，未來十年 NIEs 平均經濟成長率可達五%~六%、中國大陸、馬來西亞、泰國、與印尼等將可能維持在五%~九%之間的高成長率。

\*

\*

\*

